

國際

40

希特勒的末日

戈·伯列多著
祖佑譯

光華書店發行

光華叢刊





2 033 1718 8

希特勒的末日

戈·伯列多著

祖佑譯

光華書店發行

光
華
叢
刊

希特勒的末日

著者 伯列參

譯者 祖佑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 各地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HITLER DE
MOIEY

一九四八年七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五千冊

H. No. 124. 0001—5.000

希特勒的末日

——一個德國軍官戈爾加爾特·伯列多底敘述——

在慕尼黑出版的美國報紙「新時代」上登載了憲兵上尉戈爾加爾特·伯列多準備出版的「帝國辦公廳的末日」一書底摘要。

編者在附註中說明，憲兵上尉戈爾加爾特·伯列多是和希特勒在帝國辦公廳裡最後一個時期中接近較多的一個青年軍官。這軍官所敘說的東西，由愛爾斯特·蓋伯全部錄下。

1
伯列多的書是以「在帝國辦公廳裡的軍事會議」這一章開頭的，在起首的幾段中這樣寫着：「一九四五年二月初。威廉廣場看來是很冷落和荒蕪的。舉目四望，到處是燒焦的殘垣頽壁，窗戶上打穿的窟窿，後面便是一片廢墟。優美的巴龍宮殿式的古老的帝

國辦公廳，這一威廉時代的象徵只留下了損毀得一塌糊塗的正面。房屋前面是堆滿瓦礫的小花園，裡面的花壇也不知什麼時候被打碎了，完整的只有新帝國辦公廳正面樓房的不大的方形的陽台，在這陽台上，曾幾何時，阿道夫·希特勒曾接受柏林居民歡呼過的。

『元首辦公廳』看起來是很威武和森嚴的，它保持着希特勒德國嚴峻的風度，這所建築物佔着由威廉廣場通吉爾曼·戈林街的整條福斯大街。柏林警衛營的兵士們，一個個都是經過挑選的年青而高大的，——這樣的人在德國各城市的街道上早已不見了——他們還站在自己哨棚裡，只要有什麼軍官一出現他們就持槍敬禮。通防空掩蔽部斜坡路上的鐵門半開着。最近幾年來每晚都有成百的婦孺以『元首貴客』的資格到這裡來防空。幾星期以前希特勒自己也搬到這地下城來了。

起初帶我謁見元首，是去參加所謂『討論局勢』，即每天在希特勒那裡所舉行的海陸空三軍代表底純軍事會議。在這會議上討論有關海陸空戰的事情和決議。今天主要是領我去介紹給別人的。

高速度的『莫爾賽梯斯』式汽車停於右大門——軍人入口處旁邊的大四方柱子跟前。帝國辦公廳有兩個大門，它們所象徵的意義各不相同。左大門是專門指定給黨的工作

人長用的，而右大門是指定給軍人用的。古德林上將同他的副官福萊泰·馮·洛林哥文伯爵和我由汽車裡下來，兩個哨兵就向我們持槍敬禮。我們還了禮，走上十二層台階（我數着台階，便覺得每一台階對我來說，都是去碰命運的）走過笨重的橡木門時，值班人給我們開了門，就進入廳內這一個在幾盞暗淡的燈光下的高高的圓拱頂的前廳，這裡比實際上顯得更覺安靜和冷清。當柏林的空襲頻繁時，這裡的所有的風景畫，地毯，刺綉都不知去向了，很多窗格上都釘上了硬紙和膠合板，在頂棚和一面牆上裂了很多大縫，通老帝國辦公廳的通道也用膠合板堵住了，穿着制服的僕役按規矩向我要身份證明書看。因為我既無身份證明書，又無通行證，於是就在厚厚的來賓登記簿上查我的名字，繼之就讓我進去了。馮·洛倫哥文伯爵和我一塊走進副官處，把我介紹給總司令部副官波格曼中校並詢問他在哪裡開會？是在希特勒的辦公室？還是在防空掩蔽部？因為現在沒有空襲的危險，會議應當是在大辦公室中進行的。在有空襲首都危險的時候，便在帝國辦公廳地下的防空掩蔽部開會。

到指定的開會地點，我們還須走過好幾個走廊和房間，直路是早就走不通了，因為辦公廳的一部份已於轟炸時被炸壞了。例如大禮堂幾乎全部被毀。每一條走廊的入口亦都有黨衛軍在守衛着，我們必須每次把身份證明書拿出來。可是帝國辦公廳裡大辦公廳所在的那一邊還是完整的。這是這大建築物中剩下不多能按照原來用途使用的一部份

了。地板像鏡子一樣的發亮，牆上裝飾着畫片，窗戶的兩側都掛着長而又重的窗簾。

大辦公廳前邊的會客室裡我們再一次受到極仔細的檢查。這裡站着幾個黨衛軍的軍官和帶機槍、手槍全副武裝的黨衛軍衛士。上將，少校和我必須在這裡交出武器。兩個黨衛軍軍官把我們裝報告材料的皮包拿去，進行最徹底地檢查，看看裡面是否有武器和炸藥。在七月二十日刺殺事件後皮包是最可疑的東西了，當然，我們在這裡也要拿出自己的證明書。我們雖然沒有被搜查，但這些軍官的眼光照着我們緊身穿着的制服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幾遍。

我們來的太早，才是下午三點三刻，會客室幾乎還是空的，三個值班的黨衛軍戰士站在擺滿酒瓶和夾肉麵包的桌子旁，對面走進辦公室去的門旁又站着三個帶手槍和機槍的黨衛隊軍官，上將就利用這時間給統帥部作戰部再打一次電話，詢問東線的最後消息。最後希特勒的私人副官黨衛營長瓊斯走進來讓我們立刻到辦公室去。他說，希特勒與波爾曼正在談話，過幾分鐘就能談完，隨即辦公室的門就開了，國社黨書記馬丁，波爾曼走了出來，這時，在我腦裡就閃過這樣的思想，連希特勒都聽他的話。原來就是他嗎？正就是他——一個藏在幕後的惡魔。他四十五歲了，中等身材，笨手笨腳，粗矮結實，脖子像公牛的脖子一樣，他看來像是一位拿鼎的力士。他有出色的肌肉和寬大的鼻孔。他的圓臉是有神而粗野，光滑的黑色頭髮梳成分頭。烏黑的眼睛和臉部的表情說明

着他的狡猾和殘暴。

我們向他敬了一個禮，從他身旁進入大辦公室去，這辦公室給我們以很深的印象，幾乎整個高大而寬敞的禮堂鋪滿了地毯。如按房屋的面積說來，傢具是很少的。有一面牆上是一狹長的落地窗和通花園的玻璃門，窗子的兩邊垂着沉重的灰色的窗幕。靠牆的一邊，正中是希特勒笨重的別緻的寫字台。黑色的靠椅，放在桌子後面，坐在上面可以看到花園。桌子上只放着鉛筆，文具，兩個特別大的吃墨器，電話，電鈴，別無他物。室內兩側擺着圓桌和笨重的皮椅。

我們和馮·洛倫哥文將幾幅大地圖按報告的次序鋪在桌子上。上邊的是巴爾幹戰場圖，下面的是庫梁基亞戰場圖。（註——庫梁基亞即波羅的海各國的統稱），當我們在做這件事的幾分鐘裡，希特勒的私人副官——這位黨衛軍——站在後面，聚精會神地監視着我們。以後我們又一塊兒走出辦公室，那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會客室裡大部份參加會議的人已經來了。他們分成好幾組，坐着或站着，互相地交談着，吃着夾肉麵包，喝着代用咖啡和伏特加。我們首長把我叫到身邊，以便給旁人介紹。他旁邊站着總司令蓋得爾元帥，約特立上將，海軍總司令鄧尼茨和波爾曼，一群副官和他們站在一起。在屋角上的一個小桌旁邊希姆萊在電話裡和自己的常駐希特勒辦公廳的代表黨衛軍費其林將軍談話。費其林的太太是葉娃·布拉溫的妹妹，以後成為希特勒的妻子。但現在他傲

慢的態度就已使人覺得他是國家元首的親戚了。人人懼怕的帝國公安總局長加里琴羅納爾，他一個人靠一邊站着，正在批閱文件。帝國出版界領導人常駐希特勒辦公廳代表勞倫斯 and 波爾曼親信的憲兵隊長昌得爾在閑扯。室中央的圓桌邊坐着空軍大元帥戈林及其司令部的將領們，哥萊爾和克里斯金斯。希特勒的副官長波格道夫將軍走過前廳就進辦公室去了。隨後他又在門邊出現說：「元首有請！」於是戈林走在最前面，其他的人按着階級的次序跟在他後邊進去了。

二

希特勒獨自站在大廳中間，臉向着門口。大家按着進門的次序向他走去。他幾乎跟每個人都默默地握了手。只向幾個人發出一些問題，而他們都回答「是，元首」或者「不是，元首」。我站在門旁等着下一步的事情。這當然是我一生最不平凡的時候了。古得林上將和希特勒講着話，大概是在講我，因為他不斷看着我。古得林給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就向希特勒走去。他駝着背拖着腳很慢的向我迎來。他握了握我的手並以非凡的透視的眼光看着我。他的握手是鬆弛無力的，從這一握手中覺不到力量，他的頭微微顫抖着，以後當我有更多機會觀察他時，這一點我是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左手像條馬鞭

似的垂着，很利害的痙攣着。他的眼裡閃着難以描述的火花，眼光是可怕而不自然的，臉孔和眼眶都證明他極度的疲憊。行動起來像老人一樣。

『帝國汽油輸送站站长』蓋得爾

這已不是那個德國人民前幾年所知道的，戈培爾在宣傳中所描述的，精神煥發的希特勒了，他慢慢地，拖着兩條腿，在波爾曼伴隨之下走近寫字台，坐在一張壓一張放着的總參謀部的地圖的前面。地圖一共是九張。今天的會議是從討論西綫局勢開始。就是說從討論西線和南線的戰略情況開始。這是最高統帥部（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簡稱）的職責。由約特立上將作報告。雖然蓋得爾負責領導最高統帥部，但他却站得遠遠的，看來他不太感興趣，我們這些年青的軍官們稱他為『帝國汽油輸送站站长』這個蔑視的綽號主要地不是針對他的個性，而是針對他起的作用。實在，如作為統帥部的一個領導者來說，很難更好的形容他的處境。他有權單獨處理的，僅僅是德國的汽油，而對其他有關武裝部隊的問題，他僅是聽取與執行希特勒的命令。

約特立開始報告了。每個字，每個動作都估計到希特勒的情緒。希特勒現在已不能讓別人在他旁邊高聲講話，因此約特立壓低着嗓子，平靜地報告着，這一手他作得很漂亮。當時西線的情況全部決定於阿爾亭區域已被粉碎的攻勢。雙方都用了極大的兵力。

在慘敗之後，雖然想盡了一切辦法，也不能得到任何勝利的消息了，因此約特立，盡量不使希特勒的情緒受影響，在自己的報告中着重於個別士兵底成功的行動。

『元首，』他用鉛筆指着地圖上的某一點說：『在梅靜黑村後面的高地上四個偵察員組成的小隊，由班長帶着，順利的抓到了兩個俘虜。』

但這些甚至連希特勒都覺得是太過份了，他以手勢打斷了他的講話，於是約特立又重新講到軍隊和武器問題了。在意大利敵人將我們兩個軍趕到位於佛羅倫薩以北的防線去了。從約特立報告的特點中，可以看出他是多麼困難。今天希特勒的情緒並不好，因此約特立又試用另一個辦法。現在他叙說着士兵連的勝利，這士兵連在佛羅倫薩的反冲锋中特別勇敢。似乎在與這工兵連的神話似的勝利一比，其他的一切都沒有什麼了。於是他順口將關於在亞得里亞海幾個師已經「甩開了敵人」的消息報告了希特勒。這事做的倒很順利，在場的人互相看了看，覺得鬆了一口氣。約特立是一個很藝術的騙子，他在希特勒左右工作了多年，很好的研究了他的特點極善于隨和他。在這過程中蓋得爾未吐隻字，他甚至未參加做結論，對他說來這是極無意義的事。只有戈林有時進出幾個字來，表示自己對陸上作戰的意見。

大概希特勒很滿意約特立的報告。他對蓋得爾的副官約翰中校開玩笑的說：『約翰，你要很好的保護這二位敬愛的先生，讓他們在空襲時給我馬上躲到防空洞去！』當然

囉，沒問題地，他倆都會很好的執行這個命令的，這就怪不得人家把「從僕」這惱人的綽號扣到蓋得爾的頭上去了。

現在該輪到東線了。古得林以德軍總參謀長同時又是陸軍總司令的資格首先對東線一般情況作一分析。他的報告較短，比較實事求是，與約特立阿諛逢迎的態度迥然不同。這首先是由於他的特性，另方面也是由於他對希特勒的關係。一九四一年進攻莫斯科失敗後古得林曾被希特勒撤職。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軍事政變後德軍參謀總長蔡撒萊爾被撤職，古得林才重被賞識而委任現職。據大家所了解的情況，七月二十日事變後希特勒對所有軍官及總參謀部的信任有極大的動搖。因此古得林的返任不是什麼很幸運的象徵，雖然如此，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事情還未演變到發生新衝突以前，在他返任的頭幾個月內他和希特勒間的關係還算付得過去。衝突的原因是在戰略問題上的分歧，應當給古得林記上大功的是至少他還有勇氣敢於不同意於希特勒的意見。在保持一個公民的氣派這一點上他在這一夥裡幾乎是唯一的。

甚至在阿爾亭攻勢失敗後希特勒還有這樣的想法，他不能允許採取守勢。他認為，似乎進攻作戰可以掩飾我們的軟弱，不暴露給敵人。他，阿道夫·希特勒永遠是應當進攻的。不惜任何代價實行進攻乃是他畢生的軍事和政治的信條。目前他的戰略目的是贏得時間。但古得林認為這是錯誤的，他的觀點和希特勒的觀點恰巧是針鋒相對。他認

爲，戰綫拖的太長，而我們的力量又不足以一面繼續進行攻勢，一面尤其是在東綫上還要保持相當堅強的陣地，各防綫上情況都極其緊張，他特別清楚東綫的形勢和俄國的軍事優勢，懂得東綫上我們是多麼危險。他無論如何不能讓布爾塞維克的軍隊闖進中歐來。根據這些認識，他提議集中一切現有力量的組織和保持東綫的堅強的防禦。爲此，必須削弱西綫，放棄一切爲提高威信而進行的攻勢，並放棄庫梁基亞戰綫。

東綫上的悲劇

實際上情形是怎樣的呢？希特勒不想由阿爾亭攻勢的失敗中得出結論來。根據他的絕對命令，這一攻勢戰役尚未停止。同時他不允許將可以調出的軍隊調到東綫去。一切都如總參謀部的預言演變着。一月十二日蘇軍以強大的兵力於華沙以南維斯杜拉河開始進攻。由於我軍防綫過於薄弱，不過幾天，幾乎引起了東綫的總崩潰。我們失掉了波蘭省，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的大部，接着就去了奧得河東岸德國本土各省，紅軍已於球斯汀附近推進到柏林的大門了。

古得林報告完畢後，鞠一個躬就走開了。我從寫字台上揭走了最後一張地圖。不久以前和希特勒的一個女秘書結婚的克里斯金斯將軍走到前面就報告空軍狀況。戈林和他的參謀長哥萊爾站在一旁聽着。古得林走近鄧尼茨，同他一塊走到大廳深處開始說服

他，聲音雖然很低，却很感動人，他知道鄧尼茨對希特勒有多大影響，他也清楚鄧尼茨能比他較快達到某些目的。他們又談起了庫梁基亞戰線。那裡現在有被包圍的第十六及十八兩個軍共廿三個師，本來古得林想把他們調回德國增強東線。可是現在已談不到讓他們穿越東普魯士了。目前只能經由庫梁基亞的汝道及里巴兩港（上述兩港一在拉脫維亞，一在立陶宛——譯者註。）把軍隊海運運出。但這也須要趕緊去進行。運出的可能性每天在減少，損失重大的危險每日增長着。必須珍惜每一個士兵。希特勒在提到瑞典時，就對古得林以前爲達到此目的而提出的一切試圖都拒絕了。他怕瑞典在最後一刻還會參戰，雖然他在斯托哥爾姆的代表團所報告的情況完全相反，但他總認爲只是因爲有庫梁基亞師團在那裡，才可以阻止瑞典走這一着。

克利斯金斯還沒有報告完。他敘述的是敵人戰鬪劇烈的地區的空襲以及我們的空軍對那些被切斷歸路的部隊的供應等等。希特勒很不耐煩的打斷他說：『戈林，關於新式驅逐機參加作戰的問題怎樣了？』戈林很狼狽地咕噥了幾句，就讓哥萊爾來談，後者則請克利斯金斯談：「元首，在生產過程中，又發生了一些複雜情況，鐵道運輸越發困難了，我……」希特勒又以嚴厲的手勢打斷了他的講話。

「繼續說下去吧！」他用沙啞的嗓子叫着。於是克利斯金斯繼續報告。這怎能把飛機做好呢？當新型的飛機的設計剛完成並準備大量生產的時候，不知誰又在他那裡講了

些什麼，結果希特勒對改善飛機，又有新意見了，他便禁止使用幾乎已是現成的飛機，並下令重新設計，這種情形已經有很多年了，因此德國的航空工業就不能大量的出產任何的飛機，此外再加上帶有徹底毀滅性的空襲，於是德國的航空工業就毫無希望地落於英人和美人之後了。

庫梁基亞軍隊的命運

海上的情勢由瓦格爾爾將軍作報告。鄧尼茨還站在原來的地方，希特勒對面寫字台旁邊。跟他並排的是馮，普特加美爾將軍，他從一九三四年起就充任希特勒的海軍副官和海軍總司令的連絡官。現在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報告了。對駐挪威及庫梁基亞的軍隊的供應，潛水艇戰鬪方面的幾個小勝利，我們的海防艦隊與敵人的對射……這就是一切。

局勢的討論結束了。大家都看着和希特勒談着話的鄧尼茨，他說：「元首，在跟德軍總司令部談判後，我應當對於撤退庫梁基亞軍隊的問題作下列的報告。撤退計劃已經作好，如能盡量地利用現有船隻，不管噸位，儘最大能力去裝載，在空軍的充分援助下，我認為撤出軍隊和必要的技術裝備需要四星期。部份的重武器，當然不得不下。無論如何，這是關係到五十萬官兵的事情。汶道及里巴兩港的裝載力已經計算過了，希特勒站了起來，背着手，前後徘徊了幾步。然後轉過身來尖厲而高聲地幾乎是喊起來了：

「我已經說過了，根本不能談從庫梁基亞撤退軍隊，我不能將技術裝備丟在那裡，此外，我還要注意到瑞典」。稍稍平靜一些後，他又補充說：「可以撤出一個師，古得林，請你明天給我準備好適當的計劃來，各位先生們我很感謝你們，波爾曼，請你留一下」。

三

軍官們選了一個禮，副官們取了自己的公文夾子和皮包，所有的人，除波爾曼外，都走出辦公廳走了。

現在會客室裡比較活躍一些了。副官們在打電話，戈林跟大家告別後和自己的年青的傳令官走了，希姆萊，加里琴羅納爾和費其林隨後也走了，其他的人都坐下吃點心，討論着情況。一個高個的侍者走近蓋得爾，將一盒老牌的雪茄烟遞給他。元帥在仔細的觀察之後就選中了其中的一根，並不慌不忙地準備抽吸。第二支雪茄就被藏到他右邊的口袋裡。鄧尼茨和自己司令部的軍官們在喝松果酒。大約半點鐘後就各自回家了，我們又走過崗哨，走過這走不盡頭的過道和走廊。最後終於走到露天下了，這時已經是下午七點卅分。汽車夫把汽車開了過來。

這是一個星夜，我們沒有打開車燈，駛過了黑暗的城市，繞過了無數的破房，街上

見不到絲毫生活的象徵，甚至連很小的燈火都見不到。夜空的背景上襯托出建築物的陰沉而離奇的輪廓，如死人世界裡的遺骸一樣，似乎這裡從來沒有過有幾百萬人口的繁華的都市，從沒有過燈火輝煌的街道，從沒有過漂亮的櫥窗，從沒有過穿得整齊的人們。汽車夫拐了一個陡彎，繞過被圈住的地方，因為那裡落過一個未炸的炸彈。鄧伯里哥夫廣場已被拋在後面。接着房屋稀少起來，於是我們聞到了松樹林的芳香。

走了有半個鐘頭，汽車向左邊拐了一個灣。就開進了一個大門。我們到了大約在柏林以南三十公里設在鐘遜的大本營。

司令部共有兩座房舍：「馬伯赫一號」，就是我們現在住的地方，這裡住着陸軍總司令部的各科，「馬伯赫二號」（在往南有三百公尺的地方，往馮斯道夫去的方向），那裡住着最高統帥部。防空掩蔽部築在地下，分散在樹林裡，因此偽裝得很好，這樣旁人是不会看出什麼特別兩樣來的。當我們到掩蔽部之後不久就接到要躲警報的報告。

晚上九點鐘左右，帝國辦公廳打來電話，通知說：「今晚十二點於元首防空掩蔽部內召開軍事會議。請由格爾曼，戈林街入門。格林將軍應隨帶匈牙利及波美倫尼亞前線的材料」。希特勒常因他自己習慣於晚間工作，而不願部下的疲勞召開這樣的夜間會議。這對我們則是痛心的時間上的損失。而古得林每次都十分生氣，因為我們已經是給許多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了。我剛放下電話筒，帝國辦公廳又來電話：「因空襲關係會議